

春风

◇ 李万华

风一直刮。昨天和前天没有区别,今天和昨天没有区别。我耐着性子听它们叫嚣,并不烦躁。在这之前,高原的风在山路上低头走过,或在黑夜敲窗,总带着愧疚的模样,仿佛不是它自己要来搅扰我们,而是被胁迫。如果在夏季,风也会轻盈得仿佛在吹口哨,吹过长满怪柳和沙棘的河谷。那时,狼毒花正在满地打滚,蜜蜂大的蓝蝴蝶飞过头花杜鹃,龙胆小而小的紫色花瓣满山坡铺开。然而这几日的风迥然不同。

它们总是在午后叫嚣起来,卷起尘土,扑向刚才还在阳光中发亮的细长街道,以及低矮建筑。它们几乎从四面刮来,没有方向,仿佛来不及预定下一步要突破的缺口,心思混乱,仓促、莽撞,并在自己的世界里自暴自弃。它剖开自己的肢体,将它们摔在窗户、门楣、信号塔和行人不耐烦的脊背。它同时刮过青杨枝、瓦楞间的衰草和行人的身体。仰头,我看见蓝色的天空,几片云,以及一些渺渺淡烟,这已经是春季的天空。这样的天,以及这样的风,这样不搭调,仿佛天空依季节前行,大地倒任其自便。而这些风,似乎更有了决意毁坏的心,有了一去不回的决绝。并且是凌厉的,一去不回,再不顾盼,再无留恋。带走愿意带走的,留下你们不愿看见的,让你在

们在浑黄的沙尘里,死心塌地。

在以前,那该是多久之前,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风穿过云杉林,以及白桦枝桠,风在那里弄出的声响,仿佛河水哗哗流淌。那时,雕鸮在断崖上啼叫,山下的犬吠一声比一声遥远,我坐在木屋里,守着油灯。爷爷说:一个年轻猎人决定和棕熊比高低,熊走过来,遇到大柏树,“啪”一掌,挖去柏树一大片,猎人见了,将手朝另一棵柏树拍过去,也是“啪”一声,树没动,手掌生疼,于是猎人放弃决斗,仓皇逃遁。我笑,以为爷爷就是那个年轻的猎人,但是木屋的门板被什么拍得啪啪响。该不会是棕熊吧,爷爷说,那是春风的风。

此时,在古旧的宋词,或者南方,一定是“花露重,草烟低”吧。“南国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梅,日长蝴蝶飞。”宝马香车,雕鞍绣辔。才是骏马随花,忽而画堂燕归。

但在这青藏高原,我看不见燕在梁间呢喃,看不见一树一树花开,甚至难见一丝拂人的绿意。清晨云飞成鸟的模样,午后又被狂风推至山峦。傍晚我推窗时只看见天上弯月,挑在依旧枯瘦的青杨枝上,仿佛正在等待出售。

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

◇ 祁永忠

东方微明,窗帷渐亮
我的心在还在茫茫的宇宙飞翔
灵魂随着希望在寻找一棵梧桐安放
在前进的道路上
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留

信念在心底生根,希望在土里生长,
爱的阳光最先到达这片充满希望的地方
春风吹拂着箭都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
灵山秀水、绿草如茵、百花绽放,
到处散发着春日醉人的芳香

没有理由,也没有原因,
任何一个爱美的人不得不爱这片土地
她是那样的热情奔放啊,时刻散发着青春的活力
脚下的土壤那样厚实呵,前方的道路如此宽广
天空中总是闪烁着明媚的阳光

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
不是因为这里的景色多么美丽
也不是因为这里的气候多么宜人
而是因为清澈的母亲河每天在我的身边缓缓流过
我们在这浸透爱的田野里的收获了太多的幸福和快乐

明月也曾松间照

◇ 李念鸿

人类的繁衍生息大多在依山傍水之地,依山可就地取材,傍水可方便汲水,西河——一条由潺潺山泉汇集而成的大河,河水清澈甘冽,河底铺满了青色的鹅卵石,成群的游鱼在水草间穿梭往来,晚春时节,河面上飘浮着点点飘零的山花,一河清流缓缓流过村庄,冲进水磨坊去打在褐色的水轮上飞溅玉,悠长的吱吱呀呀声与燕子呢喃的软语把乡村的春天一直引向春深处。西河两岸水草丰茂,成片的沙柳林铺满了整个河道,嗡嗡嗡嗡的蜂蝶在花香气浓郁的丁香、沙柳间流连忘返。成群的野鸭、赤麻鸭在密密麻麻箭杆一样的毛蜡丛中嬉戏游荡。溯滚滚西河而上至麻吾峡、玉山,此地山花烂漫、山高林密,索盖、鞭麻、猫儿刺、云杉、紫果云杉、圆柏、桦树、山杨、青杨、榆、槐,从山脚绵延覆盖至山头,藏羚羊、白唇鹿、麝、水獭、雪鸡在密林深处自由穿梭往来。

五六十年代,每年腊月农闲时候,河西乡当车沟几乎所有的壮劳力都会出动到麻吾峡淤冰砍柴,趁冬日里农闲进山打柴备下一春一夏的柴火是当务之急,于是一车车耐烧的索盖、鞭麻、猫儿刺被伐倒,用人力车、马车从麻吾峡,拉过西河滩、黑城林,最终运到家晾晒干,被截成一截一截的硬柴,垒得整整齐齐的,码在各家的门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柴火,也成为这家人是否有壮劳力、是否勤劳的象征。

一轮明月之下,一队队人力车,一个个魁梧的身影拉着满满一车柴,在寒冬腊月漆黑的盘山道上蹒跚而行,成为一代人记忆深处一帧永远值得怀念的木版画。只是柴越砍越远,索盖、鞭麻、猫儿刺已日渐绝迹,但那一把把闪着寒光近似疯狂的利斧却怎么也停不下来,开始向那些树身长满苔藓,树根冒着汩汩山泉的百年老树砍去,一棵棵擎天华盖般的老树呼啸着一头栽倒在那一方给养它长成参天大树的沃土上,被分段肢解,惊心动魄的伐木声,使鸟兽惊遁。一座山,一面坡,又一座山,又一面坡,绵延几十里的秀美山岭最终被砍伐殆尽剃了光头,山泉开始干枯,山型也日渐消瘦,原本可以一日往返一趟拉回一车柴,到最后是两三天才能赶一个来回,但为了一家老小的温饱,再远的路也得跑,再伟岸的树也得砍,再大的苦也得受,当门前的柴堆渐渐堆成一个小山包时,数九寒天赤脚踏河卵石冻在脚心的沁骨之痛就不再是苦,至今父亲每每提及此事,眼中依旧流露着无限的自豪感。

而今从加莫台至麻吾峡,新街玉山已然贫瘠,山风刮过,山体剥落成层层危崖,形成一个个千姿百态的独特造型,像蘑菇、笨猴,像鬼面、利剑,经年的雨水冲刷,造就千壑万沟纵横交错的水蚀面貌,那是岁月留下的斑斑伤

痕。沿蜿蜒的山路而去,在一些山洼处依稀可见当年砍伐后留下的巨大树桩,盘卧在白土地表上,任凭风吹雨打,行将烟消云散,像埋在地下的一册册残卷,在山风吹蚀下正层层打开,那是一本本书中绝版,散发着日月精华之气,流淌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古典气息,而今它即将消亡,又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大搞植树造林时期,为解决水土流失问题,父辈们也在东西山上试着植树绿化,遍栽沙柳、黑刺、沙枣等耐旱树种,只是最终皆以失败告终,老人们说西山当初砍伐过重,以致伤及土脉、水脉,从此寸草不生。当年砍伐严重的一天深夜,有人看见一只浑身闪闪发光的金色小鹿跑出丛林,一溜烟往坎布拉方向去了,自此西山一带泉眼绝迹。传说已渐渐被人们遗忘,只是每年雨季,凄风苦雨将山体刻画的更深,浊浪滚滚顺流而下,渐渐裸露出山的一些矿物来,有白色块状的石膏石、闪着金属光泽的黑云母、千奇百怪的弥弥石。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山依旧日日剥落,渐渐已没有几个人知道那曾经是一座绵延数百里,郁郁葱葱、古木参天的山。

没有任何一件事可大过人的温饱,竭泽而渔的做法是被那个特定年代生活所迫,那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左右的。二十年后,父亲作为一名学校领导,积极响应国家“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每年春天带领全校师生,扛着铁锹、刨钎、钢钎,汇入全县浩浩荡荡的植树大军,徒步几十公里到遍布砾石的西河滩起垄、掏坑。锋利的刨钎、钢钎击打在坚硬的砾石层火星四溅,没有遮蔽的石头滩在炙热阳光下热气腾腾,散发着海市蜃楼般的迷幻。一锹锹掘出一块石头,又撬出一块石头,一个树坑又一个树坑,锋利的刨钎、钢钎在不觉间一日日开始磨钝、变秃,一双双稚嫩的小手开始布满水泡。临近中午就地三石垒一灶,烧一壶开水就着随身携带的几个馒头或一盒凉面,就是一顿午餐,半个月下来,全校师生个个被烈日暴晒得嘴唇起皮结痂,肤色黝黑发亮。一天天、一年年,百里砾石滩渐渐开始一点点泛绿,披上绿装,而今“拉羊皮不沾草”的环境已彻底得到改观,家乡已被几条大的防护林带覆盖,瓜果飘香、沃野千里。月明星稀之夜,闭目聆听,林涛阵阵,让人恍然有卧躺在绿色波涛之上的沉醉之感。西河滩茂密的成片沙柳林中,成群结队的五彩山雉在林间小路出没,潺潺西河水又开始碧波滚滚,家乡的森林覆盖率已达到全境面积的34%,成为山清水秀的理想家园。昔日那只绝尘而去的金色小鹿想必已悄然回归,徜徉在密林深处了吧。

今夜我在戈壁滩

◇ 韩国明

一路西行
走进德令哈
戈壁滩只剩下寂静

酣睡的戈壁滩
追逐梦想的戈壁滩
诗人的眷恋
犹如你荒凉的城
刺痛你一生一世的浪漫

今夜在戈壁滩
回望情人湖畔的孤影
思绪像素湖的浪花一样澎湃
又如柯鲁克湖的芦苇荡漾
在转弯处
成就最好的自己
然后遇见你
让戈壁滩上的孤影走向远方

今夜,我在戈壁滩
撇开荒凉
想海子和他的姐姐
用诗歌点燃沉封的激情

